

始得西山宴游记

本文选自《柳河东集》卷二十九。西山：永州的西山，在今湖南省零陵县西五里。宴游：宴饮游览。本文是柳宗元所写“永州八记”中的第一篇。“永州八记”是：《始得西山宴游记》、《钴 潭记》、《钴 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和《小石城山记》。这八篇游记均写于被贬永州期间，前四篇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后四篇写于元和七年（812）。八篇各自独立成篇，而又首尾呼应，脉络贯通，合之可为一文。本文前一部分泛写自己被贬永州后游玩山水的情况，后一部分写自己始得西山宴游的情况。本文借写景物之美好，人心之陶醉，抒发自己政治上失意的悲愤、耻于与世俗之徒为伍，以及孤苦寂寞的心情。文中追求“与万化冥合”的忘我境界，想超然尘世，这显然是佛家思想的影响，是一种回避矛盾的消极情绪。本文构思新巧，结构严谨，文章采用曲折入题方法，为写西山之宴游，先写未得西山之宴游，为全文作了很好的铺垫。入题之后，从“始得”落笔，前后处处照应“始得”，条理井然，气脉贯通。本文亦长于状景，既有简括的整体勾勒，又有细腻的具体描绘，比喻精妙，绘形绘色，又熔叙事、写景、抒情于一炉，情景交融，物我合一，浓富诗情画意。语言精美、生动、明快、流畅。

注释

〔1〕僇(lù)：同“戮”，刑辱之意。僇人：受刑戮的人，即罪人，此指被贬谪之人。

〔2〕惴栗(zhuì lì)：忧惧不安的样子。

〔3〕隙：同“隙”，闲暇。

〔4〕施施(yì yì)：从容徐行的样子。

〔5〕漫漫：舒适放松、毫无拘束的样子。

〔6〕其徒：指自己的同伴。

〔7〕回溪：萦回曲折的溪涧。

〔8〕更(gēng)：互相，交互。

〔9〕极：至。趣：同“趋”，往，赴。这两句是说：心里想到什么事，就做什么梦。

〔10〕山：一本作“山水”。异态：奇异的形态。

〔11〕法华：寺名，在零陵县城内东山上。柳宗元于元和四年（809）在寺西建一亭子，称西亭，其《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自余为僇人^{〔1〕}，居是州，恒惴栗^{〔2〕}。其隙也^{〔3〕}，则施施而行^{〔4〕}，漫漫而游^{〔5〕}，日与其徒上高山^{〔6〕}，入深林，穷回溪^{〔7〕}，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8〕}；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9〕}；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10〕}，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11〕}，

望西山，始指异之^{〔12〕}。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13〕}，斫榛莽^{〔14〕}，焚茅茷^{〔15〕}，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16〕}，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17〕}。其高下之势，岿然洼然^{〔18〕}，若垤若穴^{〔19〕}，尺寸千里^{〔20〕}，攒蹙累积，莫得遁隐^{〔21〕}。萦青缭白，外与天际^{〔22〕}，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出，不与培 为类^{〔23〕}。悠悠乎与灏气俱^{〔24〕}，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25〕}。引觴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26〕}，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27〕}，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12〕指异：指点并感觉奇特。

〔13〕染溪：潇水支流，一名冉溪，在零陵县西南。元和五年，柳宗元名之为“愚溪”。

〔14〕斫(zhuó)：用刀、斧砍。榛：灌木丛。莽：丛草。

〔15〕茷(fá)：草叶茂盛。茅茷：茅草。

〔16〕箕踞：屈膝张足而坐，形似簸箕，一说坐时两腿伸直岔开。这里泛指坐着时一种舒适随便的姿态。遨：遨游，此指尽情赏玩。

〔17〕衽(rèn)：床席。衽席：即坐席。

〔18〕岿(yá)：岿然：山谷空阔深广的样子。洼然：溪谷低凹的样子。

〔19〕垤(dié)：蚁穴外边的小土堆。

〔20〕尺寸千里：登高远望，看似尺寸之间，实则有千里之大。

〔21〕攒蹙(cuán cù)：族聚，密集。循隐：隐藏不见。

〔22〕萦、缭：缠绕之意。青：指山。白：指水。萦青缭白：山水重沓，环抱。际：接，合。外与天际：外边与天相接。

〔23〕培(pǒu lǒu)：小土丘。

〔24〕悠悠乎：渺远的样子。灏气：即浩气，天地浩然之气。边句是说，(置身其间，觉得)空旷渺远，仿佛与宇宙间浩然之气融为—体。

〔25〕洋洋乎：得意的样子。造物者：即指天、自然。古人认为万物为上天所造。这句是说，飘然得意，似与造物者同游天地之间。

〔26〕凝：凝聚，专一。形：形体。释：解除一切束缚。万化：宇宙自然之变化，此指万物。冥合：融合浑然—体，这两句是说：自己的精神从身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万物融合为—，达到忘我的境界。

〔27〕何：从前。未始：未曾。

集评

茅坤曰：“公之探奇，所向若神助。”(《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

储欣曰：“前后将‘始得’二字极力翻剔。盖不尔，则为西山宴游五字记题也。可见作文，凡题中虚处，必不可轻易放过。其笔力矫拔，故是河东本来能事。”(《唐宋八大家类选》评语卷二)

林云铭曰：“全在‘始得’二字着笔，语语指画如画。千载而下，读之如置身于其际。非得游中三昧，不能道只字。”(《古文析义初编》卷五)

何焯曰：“中多寓言。不惟写物之工。‘倾壶而醉’带出‘宴’字，‘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反呼出‘始’字。‘始指异之’，虚领‘始’字。‘苍然暮色’三句‘始’字

神理。‘心凝神释’破‘惴栗’。‘然后知向之未始游’二句，上句带前一段，下句正收‘始’字。李云：‘羁忧中一得旷豁，写得情景俱真。’（《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六）

沈德潜曰：“从始得字着意，人皆知之。苍劲秀削，一归元化。人巧既尽，浑然天工矣。此篇领起后诸小记。”（《评注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卷九）

汪基曰：“生意始得，顿觉耳目一新。摹写情景入化，画家所不到。”（慕岩参评《古文啖凤新编》评语）

孙琮曰：“篇中欲写今日始见西山，先写昔日未见西山；欲写昔日未见西山，先写昔日得见诸山。盖昔日未见西山，而今日始见，则固大快也；昔日见尽诸山，独不见西山，则今日得见，更为大快也。中写西山之高，已是置身霄汉；后写得游之乐，又是极意赏心。”（《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三）

陈天定曰：“以幽为光，以瘦为润，作游记须让此等笔。”（《古今小品》卷六）

陈衍曰：“《始得西山宴游记》，佳处最轩豁呈露。《记》云：‘自余为僇人，……外与天际，四望如一。’又云：‘苍然暮色，……而犹不欲归。’此篇气格不高。必以切‘始’字，发挥太著迹也。又如：‘无远不到，……醉则更相枕以卧。’‘觉而起，起而归。’‘自远而至，至无所见’，两‘到’字、‘醉’字、‘起’字、‘至’字，却不算著迹。中‘萦青缭白’等，自是警句。”（《石遗室论文》卷四）

李刚己曰：“形容西山之高峻，纯从对面着笔，构意绝妙，撰语绝工。”（转引自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四）

钴 潭西小丘记

本文选自《柳河东集》卷二十九。这是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第三篇。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本文叙述了作者买小丘,修小丘和游小丘的经过,着力描绘了小丘环境、景物之优美,对小丘长期被人弃置的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实际上,作者是以小丘自喻,借题发挥,抒发了自己怀才受谤、久贬不迁的无限感慨之情,也隐然表现了一种重新获得重用的渴望。文章运用以动写静、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对小丘上的景物进行了精细而生动的描绘,并且运用了合理的想象与夸张,使景物多姿多彩,并赋予景物以活跃的生命力和丰富的感情。作者把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完全倾注在美好的自然景物之中,使客观景物具有作者自己的性格特色,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地,这种抓住自然景物的主要特点来表现作者自己思想和性格特征的写法,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一大特色。在游记中发议论,也是柳宗元的首创。作者以小丘自喻,从小丘之美而连岁不能售展开议论,议论小丘,即是议论自己,借眼前景抒胸中情。本文的议论是从小丘的具体艺术形象出发进行的,而不是离开景物的空论,所以它既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又使文章显得含蓄、深刻,使议论成为游记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语言新颖生动,明白晓畅,多用短语,于散体中杂入骈偶句,优美而不华靡。简洁明快的语言增加了文章的诗情画意。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1],又得钴 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2]。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3],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4]。其嵒然相累而下者^[5],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6],若熊黑之

注
释

[1]寻:循,沿着。道:动词,经过,行走。这句是说,沿着西山山口西北方向行走二百步。

[2]当:对着。湍(tuān):急流。浚:深。鱼梁:用沙石筑起的堤堰,中间留有孔道,把竹笱放在里边,可以捕鱼。这句是说,正当着急而深的溪流筑有一个鱼梁。

[3]突怒:形容奇石突起像发怒的样子。偃蹇(jiǎn):形容山石高仰像很骄傲倔强的样子。这句是说,丘上的石头傲然挺立。

[4]殆:几乎。

[5]嵒(qín)然:山石耸立的样子。累:叠。这句是说,耸立的山石一层压一层,相互叠压而向下的。

[6]冲然:向前突出的样子。角列:并列,相持不下。或谓像兽角。这句是说,那些昂然突出,并列争持而向上的(山石)。

登于山^[7]。

丘之小不能一亩^[8]，可以笼而有之^[9]。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10]。”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11]。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12]，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13]，铲刈秽草^[14]，伐去恶木^[15]，烈火而焚之^[16]，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17]，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18]，举熙熙然回巧献技^[19]，以效兹丘之下^[20]。枕席而卧^[21]，则清冷之状与目谋^[22]；之声与耳谋^[23]；悠然而虚者与神谋^[24]，渊然而静者与心谋^[25]。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26]，虽古好事之士^[27]，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沔、镐、鄠、杜^[28]，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29]，贾四百^[30]，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

[7]黑(pí):熊一类的动物，体大，能直立，很凶恶，俗称人熊。

[8]不能一亩:不够一亩，不足一亩。

[9]笼而有之:(不费多大力气)收拢起来而占有它，极言小丘之小巧玲珑。

[10]货:待卖。售:卖出。这句是说，待卖而尚未卖出。

[11]怜:爱。售:使动词，使之售出。又:售也可能是“𪚗(chóu)”的假借字，“𪚗”即“酬”，付以合适的价钱，即买下之意。这句是说，我因爱这小丘而买下了它。

[12]李深源、元克己:柳宗元的朋友。

[13]更(gēng):交相，相互。器用:工具，如铲、锄之类的用具。

[14]刈(yì):割去。秽草:杂草。

[15]恶木:不成材的杂树丛。

[16]烈:动词，点燃。这句是说，点燃起大火而烧掉这些东西。

[17]其中:小丘上。这句是说，从小丘上举目远望。

[18]遨游:自由自在地游荡。

[19]举:全都。熙熙然:和悦、愉快的样子。回:运也，回旋旋转之意，这里引申为反复显示。回巧献技:反复表现自己的技巧。

[20]效:效力，呈献之意。这句是说，把自己的技艺呈献给小丘。这里是拟人写法。

[21]枕席:即枕石席地而卧之意。

[22]清冷(líng):形容溪水之清凉明澈。谋:接触、商量。这句是说，眼里看到了溪水清凉明澈之状。

[23](yīng yīng):溪水奔流回荡的声音。

[24]悠然:悠闲，飘忽之状。虚:虚空。这句是说，飘忽而虚空的境界和我的神志相合。

[25]渊然:幽深之状。静:静默，静寂。这句是说，幽深而静默的气氛与我心情相合。

[26]匝:一周。旬:十天为一旬。异地:奇异的游览胜地。这句是说，不满十天，我就得到两处奇异的游览胜地。

[27]好(hào)事之士:喜好游览山水景物的人。

[28]致之:把它移置到。沔(mǐn):即沔邑，周文王的都城，在今陕西省户县东。镐(hào):即镐京，周武王的都城，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鄠(hù):今陕西省户县，在长安县西南。杜:即杜陵，在陕西省长安县东南。沔、镐、鄠、杜都在唐代都城长安附近，都是有名的地方。

[29]陋之:以之为陋，即轻看它。

[30]贾:同“价”。

得之，是其果有遭乎^{〔31〕}？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31〕遭：遭遇，遇合，得遇主人。

集评

茅坤曰：“公之好奇，如贪夫之笼百货，而其文亦变幻百出。”（《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

储欣曰：“寓意至远，让人殊难为怀。”（《唐宋八大家类选》评语卷十）

林云铭曰：“子厚游记，篇篇入妙，不必复道。此作把丘中之石，及既售得之后色色写得生活，尤为难得。末段以贺兹丘之遭，借题感慨，全说在自己身上。盖子厚向以文名重京师，诸公要人皆欲令出我门下，犹置兹丘于泮、镐、鄠、杜之间也。今谪是州，为世大谬，庸夫皆得诋诃，频年不调，亦何异为农夫渔父所陋无以售于人乎？乃今兹丘有遭，而已独无遭，贺丘所以自吊，亦犹起废之答无臂足诞颖之望也。呜呼！英雄失路，至此亦不免气短矣。读者当于言外求之。”（《古文析义初编》卷五）

何焯曰：“‘唐氏之弃地’，弃地比迁客。‘则清冷之状与目谋’四句，四‘与谋’字为遭字起本。‘心神’二句寓己之可贵。‘所以贺兹丘之遭也’，兹丘犹遭逐客，所以羨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六）

刘大槩曰：“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置之感，转折独见幽冷。”（转引自高步瀛《唐宋文学举要》甲编卷四）

吴楚材 吴调侯曰：“前幅平平写来，意只寻常，而立名造语，自有别趣。至末从小丘上发出一段感慨，为兹丘致贺。贺兹丘，所以自吊也。”（《古文观止》评语卷九）

沈德潜曰：“结处忽发感喟，反复曲折，此神来之候也。记中又开一体。”（《评注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卷九）

过珙曰：“于眼前境幻出奇趣，于奇趣中生出静机。使兹丘不遇柳州，特顽土耳，今此文常在，则此丘不朽。曰可贺，则诚可贺也。”（《古文评注》卷七）

汪基曰：“林氏《析义》评云：‘子厚此作，把丘中之石及既售得之后色色写得生活。……贺丘正所以自吊也。’会得此意，便见篇中淋漓感慨，具无限深情，不徒以雕绘景色为工。至于埋伏照应，针缕细密，作家原自不苟。此特妙在布置自然，浑化无迹。”

“永州山水奇秀，然其地处荒僻，不得河东，虽胜境何以知名，正所谓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也。柳集游记，美不胜收，此与西山两篇先见钞撰，益为二异地贺云。”（邓中乔附识《古文啖凤新编》评语）

朱宗洛曰：“凡前后呼应之笔，皆文章血脉贯通处。然要周匝，又要流动；要

自然,又要变化,此文后一段可法。有两篇联络法,如此文起处是也;有取势归源法,如此文先言竹树及石之奇,而以‘笼而有之’句勒住是也;有有意无意默默生根法,如此文中下一‘怜’字,为末段伏感慨之根,下一‘喜’字,为结处‘贺’字作张本也。”(《古文一隅》评语卷中)

孙琮曰:“此篇平平写来,最有步骤。一段先叙小丘,次叙买丘,又次叙辟芜刈秽,又次叙游赏小丘,末后从小丘上发出一段感慨,不揜越一笔,不倒用一笔。妙,妙!”(《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三)

陈衍云:“《钴 潭西小丘记》警语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末云:‘噫!以兹丘之胜……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案:‘嵌然相累’四句,状潭处向上向下之石,工妙绝伦。殆即从《无羊》诗‘或降于阿,或饮于池,名句悟出。后‘清冷之状’四句,与此相映带,用《考工记》进与马谋,退与人谋’句法,可谓食古能化。”(《石遗室论文》卷四)

林纾曰:“《钴 潭记》,记水也;《钴 潭西小丘记》,记石也。状石易于状水,神气全在‘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熊黑之登于山’。‘相累’是下趋状,‘角列’是上挺状。其下‘目谋’、‘耳谋’、‘神谋’、‘心谋’四谋字以外,虚成内彻,似有见道之意。其下复冀及‘贵游者之争买’,则名心到底不忘,仍与《愚溪诗序》同一口吻。”(《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

章士钊曰:“永州八记中,似此首稍逊,盖以金钱说明山水之贵贱,致为王夷甫之流之所讪笑,略于文之高贵品质有损。独文中‘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写竹树得兽态处,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虞伯生评此文曰:‘公文好奇,如贪夫之笼百货,而其文亦变幻百出。伯生之意,或谓子厚文品素高,而亦偶尔不避俗体。变幻指文之前幅;贪夫笼货,指以泉币为山水估值。’”(《柳文指要》上编卷二十九)

郭预衡曰:“前人评点古文者,于‘唐氏之弃地’下评云:‘弃地比迁客。’于‘兹丘之胜’下评云:‘全为放臣写照。’于篇末评云:‘因贱直得丘而发感慨,即隐以自喻。’”(均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这些评语不一定是准确的,但基本上指出了这篇文章的主要特征,即:不只模山范水,而是借物写心,主观色彩极为浓厚,颇有迁客骚人的不平之气。这样的写法显然和《水经注》一类山水记有所不同。”(《中国散文史》中)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本文选自《柳河东集》卷二十九，是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第四篇。这篇游记描写了小石潭环境景物的清幽美妙，似乎表现了作者“暂得一笑”的乐趣，但全篇却突出了小石潭的幽邃凄清，抒发了作者被贬失意的孤寂凄凉心境。本文以精妙的景物描写取胜，作者准确地捕捉住了自然景物的特征，运用远近结合、动静结合、虚实结合，以及精妙的比喻、拟人化等手法，使各种景物都生动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全文围绕着“潭”来选景，组成以潭为中心的完美和谐的画面。作者又特别注意寓情于景，全篇处处写景，又处处渗透着作者的主观之情，凄清寂寥的环境和孤寂悲凉的心情构成一种特有的清幽意境。本文字凝句炼，文笔生动，多用短语，音调铿锵。

注
释

〔1〕篁(huáng)竹：竹林。

〔2〕珮环：都是古人佩带在身上的玉制装饰品，走路时相碰作响。如鸣珮环：即如珮环鸣。

〔3〕伐竹取道：砍倒竹子，开出一条小路。

〔4〕清冽(liè)：清凉。冽：寒冷。

〔5〕全石：整块石头。全：一作“泉”。

〔6〕卷：翻卷。以：而。卷石底以出：石底向上翻卷而露出水面。

〔7〕坻(chí)：水中高地。屿：小岛。嵚(kān)：不平的岩石。岩：有石窟的岩石。

〔8〕翠蔓：翠绿的藤蔓。

〔9〕蒙络：互相遮蔽缠绕。摇缀：摇动下垂。参差：长短不齐。披拂：随风飘动。

〔10〕可：大约。百许头：百条左右。

〔11〕日光下澈：太阳光直射水底。

〔12〕佴(yì)然：痴呆不动的样子。

〔13〕俶(chù)尔：骤然。远逝：向远处游去。

〔14〕翕(xī)忽：犹：“倏忽”，轻快迅捷的样子。

〔15〕斗折蛇行：形容溪流像北斗七星那样曲折，像蛇爬行那样蜿蜒屈曲。

〔16〕犬牙差(cī)互：形容溪岸像犬牙一样参差不齐。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1〕}，闻水声，如鸣珮环^{〔2〕}，心乐之。伐竹取道^{〔3〕}，下见小潭，水尤清冽^{〔4〕}。全石以为底^{〔5〕}，近岸，卷石底以出^{〔6〕}，为坻，为屿，为嵚，为岩^{〔7〕}。青树翠蔓^{〔8〕}，蒙络摇缀，参差披拂^{〔9〕}。

潭中鱼可百许头^{〔10〕}，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11〕}，影布石上，佴然不动^{〔12〕}，俶而远逝^{〔13〕}，往来翕忽^{〔14〕}，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15〕}，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16〕}，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17〕}。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18〕}。隶而从者^{〔19〕}，崔氏二小生^{〔20〕}，曰恕己，曰奉壹。

〔17〕凄神寒骨：神凄骨寒。悄怆：冷寂悲伤。幽邃(suì)：幽静深邃。这两句是说，潭上的景色使人感到心情凄凉，寒气透骨，这幽静深邃的环境使人感到清冷悲伤。

〔18〕吴武陵：信州人，元和初年进士。柳宗元谪居永州时，他也得罪贬永州，此人很有才气，颇为柳宗元所推重，与柳宗元过从甚密。龚古：未详。宗玄：作者之从弟。

〔19〕隶而从者：相随而来的。

〔20〕小生：小青年，此指作者姐夫崔简的两个儿子。

集评

卢昌元曰：“山水奇致，非公不能画出。公小记，大略得手于《水经注》。”（《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

何焯曰：“‘闻水声，如鸣佩环’，水激石而成声，一句中将下两层都暗领。‘全石以为底’，叙明‘石’字，先写四面竹树。‘潭中鱼可百许头’六句，透出清冽。‘其岸势犬牙差互’二句，石岸差互，故水流皆作斗折蛇行之势，为岸所蔽，虽明灭可见，莫穷其源也。”（《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六）

常安曰：“写鱼乐处，于豪梁外又出一奇。”（《古文披金》评语卷十四）

沈德潜曰：“记潭中鱼数语，动定俱妙，后全在无尽，故意境弥深。”（《评注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卷九）

孙琮曰：“古人游记，写尽妙景，不如不写尽为更佳；游尽妙境，不如不游尽为更高。盖写尽游尽，早已境味索然；不写尽不游尽，便见余兴无穷。篇中遥望潭西南一段，便是不写尽妙景；潭上不久坐一段，便是不游尽妙境。笔墨悠长，情兴无极。”（《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三）

陈天定曰：“状物无循，妙在淡描轻抹。”（《古今小品》卷六）

陈衍曰：“又《小石潭记》，极短篇，不过百许字，亦无特别风景可以出色，始终写水竹凄清之景而已。而前言‘心乐’，中言潭中鱼与游者相乐，后‘凄神寒骨’，理似相反，然乐而生悲，游者常情。大而汾水，小而兰亭，此物此志也。其写鱼云：‘潭中鱼可百许头……往来翕忽。’工于写鱼，工于写水之情也。”（《石遗室论文》卷四）

林纾曰：“《小石潭记》则水石合写，一种幽僻冷艳之状，颇似浙西花坞之藕香桥。坻、屿、嵁、岩，非真有是物，将石自水底挺出，成此四状。其上加以‘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是无人管领，草木自为生意。写溪中鱼百许头，空游若无所依，不是写鱼，是写日光。日光未下澈，鱼在树阴蔓条之下，如何能见？

其‘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之状，一经日光所澈，了然俱见。‘澈’字，即照及潭底意，见底即似不能见水，所谓‘空游无依’者，皆潭水受日所致。一小小题目，至于穷形尽相，物无遁情，体物直到精微地步矣。‘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此中不必有路，特借之不为有余不尽之思。至‘竹树环合，寂寥无人’，文有诗境，是柳州本色。”（《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

章士钊曰：“写静中物态，皆跃跃欲动，其叙潭鱼翕忽，及水日映发，余在花坞中确见此状，特写不出耳。”（《柳文指要》上编卷二十九引）

小石城山记

本文选自《柳河东集》卷二十九。这是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第八篇。石城山：《清一统志》：“石城山在零陵县西，县志：此山与石城相似而差小，故名。”《舆地纪胜》曰：“石城山在城之东北（“城之”二字当据《明一统志》作“西山”），柳子厚有《小石城山记》。”文章第一部分极写小石城山景色之美好，后一部分是议论“造物者”之有无，借此抒发自己无辜被贬后愤慨不平之情和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文章把写景和议论十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作者的思想表达得十分含蓄而深刻。

注
释

自西山道口径北^[1]，逾黄茅岭而下^[2]，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3]，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4]，有积石横当其垠^[5]。其上为睥睨梁之形^[6]；其旁出堡坞^[7]，有若门焉^[8]，窥之正黑^[9]，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10]，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11]。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12]，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設也^[13]。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14]，及是，愈以为诚有^[15]。又怪其不

〔1〕径北：一直往北。

〔2〕逾：越过。黄茅岭：地名。

〔3〕少北而东：稍微向北又折而向东。

〔4〕土断：土路断绝（断落）。川分：河水分流。这里指小石城山东面的潇水，和绕过山北而流入湘江的桃江。

〔5〕垠（yín）：岸边，涯际。

〔6〕睥睨（pì nì）：城墙上齿形的矮墙，即女墙，俗称城墙垛子。《广雅·释宫》：“睥睨，女墙也。”《释名·释宫室》曰：“城上墙曰睥睨，言于其孔中睥睨非常也。”梁：屋梁。（h）：屋栋。《释文》成玄英疏曰：“梁，屋梁也；，屋栋也。”故梁即屋之栋梁也。

〔7〕堡坞：城堡，堡垒。《广韵》三十二皓曰：“塼，障小城，博抱切，堡同。”又曰：“坞，村坞，亦壁垒。《说文》曰：小障也。一曰：庠城也。安古切。坞同。”

〔8〕有若门焉：有像石城城门一样的石洞。

〔9〕正黑：很黑，漆黑。“正”是副词，“很”之意。

〔10〕洞然：形容石头投入水中发出深远而清亮的声音。

〔11〕激越：指声音的高亢、响亮。良久：很久。乃已：才停止。

〔12〕环之：环绕着积石。美箭：美好的竹子。

〔13〕疏：稀疏，疏朗。数（cù）：密。《左传·文公十六年》杜注曰：“数，不疏。”偃：伏也。偃仰：俯仰，起伏。疏数偃仰：疏密适度，起伏合宜。类智者所施設：像聪明人精心设置的一样。

〔14〕造物者：此指创造万物的天神，亦即下文之“神者。”

〔15〕及是：到此。以为：认为。诚有：确实存在。

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16]，
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17]，
是固劳而无用^[18]。神者倘
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19]？
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
者^[20]。或曰：其气之灵，不
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
之南少人而多石^[21]。是二
者余未信之^[22]。

[16]怪其：奇怪天神。不为之中州：没有把小石城山安排在繁华的中州地区。中州：中原，指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

列：排列，安置。夷狄：古时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蔑称，这里泛指偏僻荒远的永州。

[17]更：变更，此谓经历。售：卖，此谓表现，显示。伎：同“技”，此指小石城山之奇景。这句是说，经历千百年也得不到一次向人们显示奇异景色的机会。

[18]固：乃，的确，确实。劳而无用：白费力气而无实际效果。

[19]倘(tǎng)：假如，如若。宜：应当。果：果真，真的。这两句是说，假如天神不应当把小石城山这好的景物安排在永州，那么，创造万物的天神真的是没有吗？

[20]慰：安慰，宽慰。夫：句中语助词。贤：贤明。辱：受屈辱，被贬官放逐。这句是说，有人说，把小石城山安排在这里是为了宽慰那些贤明而受辱被贬到这里来的人。

[21]气之灵：此指所谓天地之间的灵秀之气。不为伟人：没有造就才智卓绝的伟大人物。独为是物：只是造就了这奇特的山水景物。楚之南：楚地的南部，此指永州一带。少人而多石：人才少而奇石多。

[22]是二者：以上这两种说法。余未信之：我是不相信的。茅坤评曰：“不了语，读之有远音。”

集评

王阳明曰：“造化为五岭诸山，故遣子厚谪去从文字上搜剔出来，乃知文人一支秃毫子，直与五丁力士同功。”（《山晓阁评点柳柳州全集》卷三）

茅坤曰：“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

金圣叹曰：“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

储同人曰：“倘恍然疑，总束永州诸山水记，千古绝调。”（转引自高步瀛《唐宋文学举要》申编卷四）

林云铭曰：“柳州诸记，多描写景态之奇，与游赏之趣。此篇正略叙数语，便把智者施設一句，生出造物有无两意疑案。盖子厚迁谪之后，而楚之南实无一人可以语者，故借题发挥，用寄其以贤而辱于此之慨，不可一例论也。”（《古文析义初编》卷五）

李开邨 盛符升曰：“借石之奇，以发其胸中之气。”（《文章正宗》评语卷二十一）

吴楚材 吴调侯曰：“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柳州诸记，奇趣逸情，引人以深。而此篇议论，尤为崛出。”（《古文观止》评语卷九）

常安曰：“天地无心而成化，何劳何神之有乎？然其文甚清辨可喜。”（《古文披金》评语卷十四）

沈德潜曰：“洸洋恣肆之文，善学庄子，故是借题写意。”（《评注唐宋八家古

文读本》卷九)

过珙曰：“明明写二道，却搁置一道不提，只说一道；而一道又疑其中、疑其无，写得小石城分明海外三山相似。后借景抒情，更磊落多奇。一结忽作玩世语，将毋不恭。”（《古文评注》卷七）

孙琮曰：“前幅一段，径叙小石城。妙在后幅，从石城上忽信一段造物有神，忽疑一段造物无神，忽捏一段留此后石以娱贤，忽捏一段不钟灵于人而钟灵于石，诙谐变幻，一吐胸中郁勃。”（《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三）

蔡铸曰：“按子厚谪居楚南，郁郁适兹土。地僻人稀，无可与语，特借山水以自遣。玩‘贤而辱于此’句，其不平之气，已溢于毫端。”（《蔡氏古文补正》卷七）

朱宗洛曰：“此篇景实意虚之文，由山出石，由石写城，由城及旁，由旁及门，由门而上，既上而望，因望而异境。其写景处，所谓以虚作实之法也。至其满腔郁结，俱于后半发抒。然脱却本题，空中感慨，又不免有文无题之病。文于写景处，轻轻着‘类智者所施設’一句，连用‘疑’字、‘以为’字、‘又怪’字、‘恍’字、‘则其’字，先言有无之难定，次言无者未必不有，次又言有者未必不无，次又借他人口中言无者毕竟或有，又从自己臆断，见有无毕竟未可定，以见己之贤，不应置于此意，所谓实者翻虚之法也。”（《古文一隅》评语卷中）

陈天定曰：“借题发论，竟以瘦洁胜。”（《古今小品》卷六）

陈衍曰：“虽短篇，跌宕可诵。略云：‘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是二者，余未信之。’中数语，东坡《石钟山记》学之；后半即《封建论》笔意。”（《石遗室论文》卷四）

章士钊曰：“此文寥寥二百字，读之有尺幅千里之势，而又将己之郁勃思致、愤慨情绪，一一假山石之奇怪，树箭之疏数，悉量表于其间。茅顺甫谓：‘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信然。然则子厚胸中之气为何种气乎？魏了翁《经外杂钞》尝记数语曰：‘柳子厚送诗人廖有方序：交州多南金珠玕、瑁象犀，其产多奇怪，至于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阴德之炳耀，独发于纷葩瑰丽，而罕钟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欧公《金鸡诗》亦曰：‘蛮荆鲜人秀，厥美为物怪。’子厚居楚南十年，不可能不遇到楚之人……夫鬼既无矣，而人又少，则子厚之居楚南，势不得不与木石为伍，而赏其茂美奇丽，以遣送其岁月，永州八记之所以独留人间，为后世反复咏叹，陈涉以来，仅赖此以张楚者，理或如是也夫！理或如是也夫！”（《柳文指要》上编卷二十九）。

与李翰林建书

本文选自《柳河东集》卷三十。李翰林建：即李建。元稹《赠工部尚书李君墓志铭》曰：“公讳建，字杓直，始以进士第二人试校秘书郎。会德宗皇帝选文学，公被荐，上使居翰林中，就拜左拾遗。会德宗崩，郾帅擅师于曹，诏归之，公不肯与姑息。后一年，司直给事府。会朝廷以观察防御事，授路恕治于郾，诏赐五品服供奉殿中，以貳焉。罢归为殿中侍御史，寻为员外比部郎，转兵部吏部。”柳宗元此信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约在李建任殿中侍御史之时，此处称“翰林”，是追呼其前官。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政治上的打击使他心情郁闷、愤慨，身体健康也受到很大损害。这封信向知己好友畅谈了自己谪居永州后的孤寂生活，向朋友倾诉了自己忧郁愤懑的心情和希望得到朋友的帮助、再回朝廷的意向。表面看，文章似在追述往事，而实际上是揭露朝廷的黑暗。是我们了解柳宗元在永州时的生活、思想和创作情况的重要作品。文章感情深挚沉痛，用意含蓄深远，语言精炼。

注
释

[1]传(zhuàn)：传车，古时驿站的专用车辆，也可传送信件。州传：州里的传车。遽(jù)至：突然到来。

[2]梦得：刘禹锡字梦得，柳宗元的好友，与柳宗元一同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此时被贬官为朗州司马。

[3]意旨：用意，心意。勤厚：殷勤深厚。

[4]庄周：即庄子，战国时期唯心主义哲学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5]蓬：蓬草，蓬蒿。藿(diào)：草名，即藜藿，状似藜。草莽荒秽者为藜藿。蓬藿：指草野。蛩(qióng)：喜悦。一说脚步声。《庄子·徐无鬼篇》：“夫逃虚空者，藜藿生乎黜黜之径，良位其空，闻人足音，蛩然而喜也。”这三句是说，逃身于草莽荒野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就会高兴起来。

[6]蛮：古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蛮夷：古时泛指华夏中原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此指永州。

[7]比(bì)：近来。

[8]饵(ěr)：糕饼。药饵：药物。

[9]痞(pǐ)疾：胸腹间气机阻塞不舒的一种疾病。已：停止。稍已：此指稍有好转。

[10]间(jiàn)：隔，隔开。作：发作。这句是说，过去每隔一两天就发作一次。

[11]南人：南方人。槟榔：中药名，主治虫积、食滞、水肿脚气等病。余甘：中药名，主治风虚热气、咳嗽等。《证类本草》卷十三曰：“槟榔味辛温无毒，主消谷逐水，除痰癖，杀三虫伏尸，疗寸白，生南海。庵摩勒味苦，甘寒无毒，主风虚热气，一名余甘，生岭南交、广、爱等州。”

[12]破决：此指疏通。壅(yōng)隔：体内气血阻塞不通。隔，一作“塞”。大过：即太过。这句是说，疏通气血阻

杓直足下：州传遽至^[1]，
得足下书，又于梦得处得足下
前次一书^[2]，意皆勤厚^[3]。庄周
言^[4]，逃蓬藿者，闻人足音，则
蹶然喜^[5]。仆在蛮夷中^[6]，比得
足下二书^[7]，及致药饵^[8]，喜复
何言？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
稍已^[9]，往时间一二日作^[10]，
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槟榔
余甘^[11]，破决壅隔大过^[12]，阴

邪虽败^[13]，已伤正气，行则膝
颤，坐则髀痹^[14]。所欲者补气
丰血，强筋骨，辅心力^[15]。有与
此宜者，更致数物，得良方偕
至，益善^[16]。

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
相类^[17]。仆闷即出游，游复多
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18]，仰
空视地，寸步劳倦^[19]。近水即
畏射工、沙虱^[20]，含怒窃发^[21]，
中人形影，动成疮痛^[22]。时到
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
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23]，一
遇和景^[24]，负墙搔摩^[25]，伸展
肢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26]。
然顾天窥地，不过寻丈^[27]，终
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明时百姓^[28]，皆获欢乐，仆士
人，颇识古今理道^[29]，独怆怆
如此^[30]！诚不足为理世下执
事^[31]，至比愚夫愚妇，又不可

塞太厉害了。

〔13〕阴邪：指寒、湿等邪气。败：被摧败，被抑制。

〔14〕颤：颤抖。髀(bì)：大腿及股部。痹(bì)：肢体麻木或肿痛。这两句是说，一走路膝盖就颤抖，一坐下大腿及股部就麻木。

〔15〕辅：辅助，此指增强。辅心力：增强心脏的功能。

〔16〕宜：适宜，合适。更致数物：再弄到几种东西(药物)。良方：好的药方。偕至：一同带来。益善：更好了。

〔17〕楚：泛指今湖北、湖南一带。状：情状，情况。越：古地名，泛指今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

〔18〕涉野：到野外去散步。蝮虺(fù huī)：即蝮蛇，有毒。柳宗元《有蝮蛇文》：“蝮蛇犯于人，死不治，然或嫌不得于人，则愈怒，反啖草木，草木立死，后来触死茎，犹堕指挛腕肿足为废病。”大蜂：一种黑色的毒蜂。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七曰：“毒蜂，岭南有毒菌夜明，经雨而腐，化为巨蜂，黑色，喙若锯，长三分余，夜入人耳鼻，断人心系。”

〔19〕仰空视地：仰视天空，俯视地上。寸步劳倦：每走一寸路都感到劳累疲倦。

〔20〕射工：一种毒虫。据说它可以喷气射人，射中之处就生毒疮，射中人的身影也能致病。沙虱：一种水中小虫，据说人在水边走过，它常像毛发一样粘附在人身上，可钻入皮肉。《抱朴子·登陟篇》：“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口中有横物如角弩，闻人声，缘口中角弩，以气为矢，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又有沙虱，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若不挑之，虫钻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与射工相似，皆杀人。”

〔21〕窃发：不知不觉地发难，此指在人毫不注意的情况下伤害人。

〔22〕疮痛(wēi)：疮伤，伤口。

〔23〕圜(yuán)：同“圆”。圜土：牢狱。《周礼·秋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罢民。”郑注曰：“圜土，狱城也。”

〔24〕和景：风和日暖的时候。

〔25〕负墙：背靠着墙。搔摩：搔痒或摩擦皮肤。

〔26〕亦以为适：也以此为舒适。

〔27〕寻：八尺为寻。寻丈：极言地方狭小。

〔28〕明时：圣明时代，治平之世。

〔29〕士人：读书人。理：治。理道：治理天下之方法，道理。这两句是说，我是读书人，很懂得古今的治国之道。

〔30〕怆怆：忧伤失意的样子。

〔31〕理世：治世，太平盛世。下执事：下等执事官，即办具体事务的小官吏。这句是说，实在不能做一名治世的小官吏。

得，窃自悼也^[32]！

仆曩时所犯^[33]，足下适在禁中^[34]，备观本末，不复一一言之。今仆癯残顽鄙^[35]，不死幸甚！苟为尧人^[36]，不必立事程功^[37]，唯欲为量移官^[38]，差轻罪累^[39]；即便耕田艺麻^[40]，娶老农女为妻，生男育孙，以供力役；时时作文，以咏太平。摧伤之余^[41]，气力可想。假令病尽已，身复壮，悠悠人世，越不过为三十年客耳^[42]！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复所得者^[43]，其不足把玩，亦已审矣^[44]？杓直以为诚然乎^[45]。

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46]，常候战悸稍定^[47]，时即伏读^[48]，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49]。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50]，不足远寄，但用自释^[51]。贫者，士之常，今仆虽羸馁^[52]，亦甘如飴矣^[53]。

[32]至：以至于。比：并、并列。愚夫愚妇：此指普通老百姓。窃：私自，私下。自悼：自己哀伤叹息。这三句是说，自己求与普通百姓获得同等地位而不可得，只有私下哀伤叹息。

[33]曩(nǎng)：昔，过去。所犯：所犯之罪。此指柳宗元在顺宗朝参加永贞革新之事。

[34]禁中：宫廷中，此指朝廷。足下适在禁中：您正好在朝廷中为官。旧注曰：“时建为翰林学士。”

[35]癯(lóng)：罢(pí)病也。癯残：弓腰曲背，身体衰残。顽鄙：愚顽鄙陋。《老子》：“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王弼注曰：“无所欲为，闷闷昏昏，若无所知，故顽且鄙也。”

[36]苟：如果。人，即“民”。尧人：唐尧时代的百姓。尧是传说中的上古贤君，此指治世。这句是说，如果能作治世之民。

[37]立事：立业，对事业有所成就。程：计，计量，计算。程功：指考核劳绩，计算功劳。

[38]唯欲：只想。量移官：指一个离京城近一点的官职。量移：唐代被贬到边远地区的官吏遇赦调至近处任职。

[39]差：次也。差轻：减轻。差轻罪累：稍微减轻一点罪罚和劳累。

[40]艺：树也，种植。

[41]摧伤之余：指自己经受了摧残毁伤之后的身体。

[42]已：愈。病尽已：所有的病都痊愈。越不过：当时永州口语，超不过之意。三十年客：在人世间再活三十年。

[43]复所得者：以后再能得到的有生之年。

[44]把玩：赏玩。不足把玩：不够玩赏，极言时短易过。审：明显，明白。

[45]诚然：真的是这样。

[46]经史诸子：指经书、史书及先秦诸子的著作。

[47]候：等待。战悸：颤抖，战栗、惊悸。此指永贞革新失败，遭到政治迫害后的惊悸。战悸稍定：惊悸情绪稍微平定。

[48]时：那时。伏读：伏案阅读。

[49]分：本分。

[50]心病：心脏有病。次第：次序，此指条理。言少次第：语言缺乏条理。

[51]但用：只用来。自释：自己消遣解闷。

[52]贫者，士之常：贫穷是读书人的常事。《列子·天瑞篇》：“荣启期曰：‘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尚何忧哉！’”羸(léi)：瘦弱。馁(něi)：饥饿。

[53]甘：甜美。飴(yì)：糖浆。甘如飴：糖像浆一样甜美。《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采葛之妇，

足下言：已白常州煦仆^{〔54〕}，仆
岂敢众人待常州耶^{〔55〕}？若众
人，即不复煦仆矣；然常州未尝
有书遗仆^{〔56〕}，仆安敢先焉^{〔57〕}？裴
应叔、萧思谦^{〔58〕}，仆各有书，
足下求取观之，相戒勿示人。
敦诗在近地^{〔59〕}，简人事^{〔60〕}，今
不能致书，足以默以此书见
之^{〔61〕}。勉尽志虑^{〔62〕}，辅成一王
之法^{〔63〕}，以宥罪戾^{〔64〕}。不悉^{〔65〕}。
宗元白。

伤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诗曰：尝胆不苦甘如饴。”

〔54〕白：告诉。常州：此指常州刺史李逊，李逊是李建
的哥哥。煦(xǔ)：和煦，温暖，此谓照顾，关照之意。

〔55〕众人待常州：把常州(李逊)当一般人来看待。

〔56〕遗(wèi)：送，致送。未尝有书遗仆：不曾有信给
我。

〔57〕安敢：何敢，怎敢。先：先写信。

〔58〕裴应叔：裴埴。柳宗元于元和四年(809)有《与
裴埴书》。萧思谦：即萧悦。柳宗元于元和四年又有《与萧
翰林佚书》。

〔59〕敦诗：崔群，字敦诗。近地：接近皇帝之处。当时
崔群任翰林学士，唐时翰林学士因职务上接近皇帝，照
例不与他人书信往来。

〔60〕简：少，简约。简人事：少与他人往来。

〔61〕默：背地里，悄悄地。见(xiàn)：示。见之：示之，
给他看。

〔62〕勉：勉励。勉尽志虑：尽心竭力。

〔63〕辅：助，辅佐。辅成一王之法：辅佐皇帝，使其政
令得以推行全国。《汉书·儒林传序》：孔子“因鲁《春秋》，
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

〔64〕宥(yòu)：宽宥，赦免。罪戾：罪过。这句是说，使
自己的罪过得到赦免。

〔65〕不悉：不再详叙，不再累赘多言。

集评

茅坤曰：“子览子厚书，由贬谪永州、柳州以后，大较并从司马迁《答任少卿书》及杨《报孙会宗书》中来，故其为书，多悲怆呜咽之旨，而其辞气瑰诡跌宕，譬之听胡笳、闻塞曲，令人断肠者也。至其中所论文章处，必本之乎道，当与昌黎并驱，故录其可诵也。”(《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评柳文)

何焯曰：“与致思谦书略同而稍碎。”(《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六)

孙琮曰：“子厚谪居后诸书，其文意大略相似。然合诸书读之，其详略之法，各极其妙。如《答许京兆书》，详写被罪之由，不写谪永之苦；此篇独写谪永之苦，不写获罪之由。《萧翰林书》，详写居永之苦，不兼写贫病；此篇写居永之苦，兼写贫病。《答许京兆书》，详写娶妻嗣续，此篇略写娶妻嗣续。只此数意，详略写来，各臻其妙。”(《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一)

章士钊曰：“此书写永州炎毒不可居，与八记之闲适自安者绝异，此所谓言非一端，夫各有当；情有变易，文亦随之。安得以此为子厚病？”

姚姬传于此书下评云：“子厚永州与诸故人书，茅顺甫比之司马子长及韩退之，诚而不逮，而方侍郎遽云：相其风格，不过如《与山巨源绝交书》，则评亦失公矣。子厚气格紧健，自有得于古人，若叔夜文虽有韵致，而轻弱不出魏晋文